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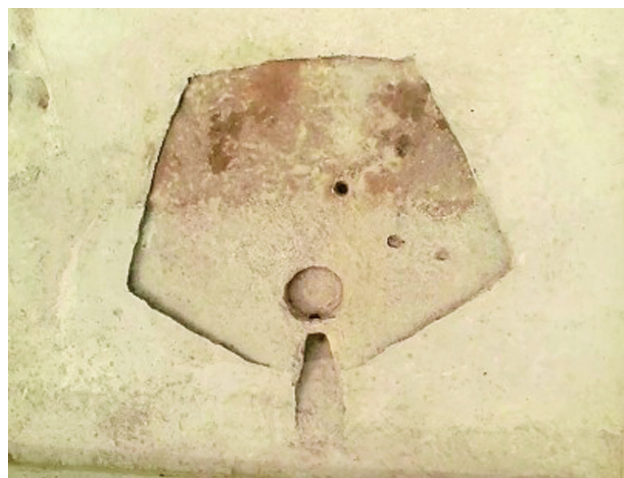
镇城遗址出土的彩陶罐(资料图片)



太原“制造” 石器肇始

郭永琴

现了酒器、炊器等新器型,还出土陶环、陶铃等。清徐都沟遗址第三期发现了两座陶窑,保存较为完整的Y2陶窑平面为长条形,由窑门、火道、火膛构成。窑室平面呈马蹄形,断面呈弧形,窑顶为拱形。在该遗址的第三期中不仅发现了较复杂的陶器组合,还发现四件土鼓。夏商时期的东太堡、狄村、许坦、光社、金胜等遗址的发现也证明陶器制造业兴盛。春秋战国时期,由于陶器的日用和随葬属性,陶器制造业一直是太原手工业翘楚。这时的陶器以泥质陶为主要材质,胎体细腻,烧制温度较高,质地更加坚硬。制作工艺仍以轮制为主,器型规整,胎壁均匀,但纹饰简化,以素纹为主。



镇城遗址发现的五边形房子(资料图片)

安居之所:建筑建材业

人类进入定居时代后,建筑、建材业也成为手工业的重要门类。太原地区考古发现的房址颇多,镇城遗址发现的五边形房子和郑村遗址的地坑院最具代表性。仰韶文化时期的镇城遗址发现了时人居住的五边形房屋。这间房屋面积32平方米,为半地穴式,平面略呈五边形。房屋的墙壁和地面经过火烧,可减少湿度,避免滋生蚊虫。屋内还发现很多生活用具,应该是当时的起居室。龙山文化时期的郑村遗址则发现了1处包括5座房址、1个窑址和中心小广场组成的“地坑式”院落。这是山西境内首次发现的相对完整的一处龙山时期地坑式院落。地坑院就是在地下挖坑,在坑壁上再挖出窑洞供人居住,其有冬暖夏凉、坚固耐用、挡风隔音、抗震减灾等功能,特别适宜北方居住。5座房址均为白灰地面,居室中央为火塘。房址F3保存最为完好,面宽3.3米,进深3.58米,残高1.79米,门道南北宽0.93米,进深0.7米。春秋晚期,董安于营建晋阳城,使太原拥有了完固的城防。战国时期,北方族群频频建立的姜夙古城屹立于姜夙县

马家庄乡新城东沟村。该城呈长方形,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,城墙采用平夯和圆形夯夯工艺夯筑而成。四面城墙各设一个城门,城内发现官殿区、居住区、陶窑等。城内采集、出土有东周时期的布纹板瓦、筒瓦等建筑构件,可见,当时的建材业较为发达。

繁荣见证:造币业

山西早在商代就出现了青铜铸币。春秋时期的耸肩尖足空首布成为晋国主要货币。到春秋晚期,赵鞅在晋阳城建成后,承袭晋国传统开始铸造带有“晋阳”铭文的布币。平首布中耸肩尖足有大小两个类型。其中铸有“晋易(阳)”字样的就是五品大型布之一。小型耸肩尖足平首布铸于太原的有“晋易(阳)半”“晋易(阳)”等。晋阳布中大型尖足布的重量一般等于两个小型尖足布的重量。半字布重6.1克,大型布重12克,12克相当于当时的一铢(新为战国时期货币单位)。可见布币的半字为记重单位。还有一些没有署名半字的晋阳布重量在5.5克到6克之间。战国时期,赵国的晋阳大型耸肩尖足布高8.2厘米,肩宽3.8厘米,足宽4.5厘米。其肩膀高耸,足部尖锐,周身廓线清晰,“晋”“阳”两字分列两侧,背面为计数文字。小型耸肩尖足布体型相对减半。战国早期,“晋阳”尖足布出土数量众多,遍布赵国疆域,见证了赵国经济的发达和商业贸易的繁荣。

此外,先秦时期太原地区还有骨器制造、纺织业等多种手工业。新石器时代,骨器制造业出现,主要加工制造箭头、锥、针、簪、甲骨、箭等。制作工艺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精细化。义井遗址的骨簪制作已相当精良,骨箭头中,有两件双面被削平,无磨擦印痕,整齐程度与用金属工具切削的相仿。纺织业也有较大发展,其中纺轮的材质,开始从石器向陶器发展。经历了数万年的沧桑,太原的手工业从无到有,从单一到多样,从粗犷到精细,无不浸润了先民的智慧和汗水,也为秦汉时太原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

带有“晋阳”铭文的布币(资料图片)

晋阳手工业(1)



以诗傲天下的李汾

孙琨

“一代文宗”元好问在其所编撰的金诗总集《中州集》中,对一位太原诗人写下了“平生以诗为专门之学,其所得为尤多”的总结,更作出了“同辈作七言诗者皆不及也”的评价。这位太原诗人,就是李汾。

《金史》记载:“(李)汾,字长源,太原平晋(古县名,历史上属晋阳城的一部分)人。为人尚气,跌宕不羁。性褻躁,触之辄怒,以是为多为人所恶。喜读书。工诗,雄健有法。避乱入关,元兆尹尹容爱其材,招致门下。留二年去。之涪州,谒左丞张行信,一见即以上客礼之。”

金元光末年,李汾游历到大梁(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),虽进士不中,却凭诗名震动京城,得举荐任职史馆从事,也就是负责抄录的小吏。以“关中无一人敢与相轩轳者”的名望,却论落为俸禄微薄的小吏,素来性情高傲的李汾,郁郁寡欢。

刘祁在《归潜志》中记载,当时,入仕者为了维护自身的身份和利益,刻意与布衣阶层划清界限,一旦获得官位,看待平民身份的读书人,就立刻视作和自己分属两个阶层,不愿与布衣诸生同游。更过分的人,身居朝廷高位后,连过去的老朋友都见不到他。李汾对这种风气感到愤慨,曾说:“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耶?”难道凭着小小的科举及第,就能傲视天下的读书人吗?这一诘问,直击儒家思想反对功利主义功名追求的核心主张。

几年后,蒙古大军南下,当时封爵恒山公的武臣驻守在邓州的西山,李汾前往投奔,被任命为行尚书省讲议官(幕僚属官),后武臣忌惮其言论锋芒毕露,将其杀害。

李汾平生写的诗很多,却不收集整理,流传在世的只有十分之二三。《中州集》中收录有25首,《全金诗》补1首,《中州集》小传和《归潜志》又录有零散句近20句。

元好问在《中州集》中回忆:辛卯年秋,我在襄城与他相遇。酒席之间,他吟诵了十几首在关中往来期间所作的诗,倾泻自己颠沛流离、饱经世事变故、妻儿离散、跋涉万里、奔走困顿的境遇。他的诗句辞意虽然凄苦危急,但那份坚定自信的气节却依旧留存;心中的郁郁不平之气虽难以掩藏,却更显文风清新刚健、胸襟磊落,有着幽州、并州一带豪侠之士歌谣的慷慨激昂之气。这些诗作在战乱中散失殆尽,如今我就将他早年作品中自己尚能记起的部分,抄录于此。

元好问在诗中,多次赞许李汾壮怀激烈、豪放慷慨的性情和诗风。如《过诗人李长源故居》中“千丈气豪天也如,七言诗好世空传”。《雪中招邻舍王赞子襄饮》中“君不见并州少年作轩昂,鸡鸣起舞舞八荒,夜如何其夜未央”,自注云:“并州少年谓李汾长源。”

李汾的一生充满坎坷,超人的才华,张扬的个性,以及由此而来的不能为世所用的孤独寂寞,巨大反差让他的诗歌以豪放风格展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。他曾在《陝州》一诗中道:“李白形骸虽放浪,并州豪杰未凋零。”《雪中过虎牢》中说:“身经戎马心逾壮,天入风霜气更豪。”太原人剽悍的文化基质在这位传奇诗人的身上与诗中熠熠生辉,使得李汾存世不多的诗歌成为金代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。

弹杏骨骨

郝妙海



AI生成

老太原人将杏核叫作“杏骨骨”。在我的童年,杏骨骨曾是孩子们十分喜欢的一种玩具。

刘祁在《归潜志》中记载,当时,入仕者为了维护自身的身份和利益,刻意与布衣阶层划清界限,一旦获得官位,看待平民身份的读书人,就立刻视作和自己分属两个阶层,不愿与布衣诸生同游。更过分的人,身居朝廷高位后,连过去的老朋友都见不到他。李汾对这种风气感到愤慨,曾说:“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耶?”难道凭着小小的科举及第,就能傲视天下的读书人吗?这一诘问,直击儒家思想反对功利主义功名追求的核心主张。

男孩子常玩“砸骨骨”。玩者每人掏同样数量的骨骨,放到地下已挖好的小坑内,用“猜拳”或“手心手背”的

办法确定顺序后,轮流拿一枚较大的骨骨(悠子)砸坑内的骨骨,砸出坑的骨骨即归砸者所有。

当年我最喜欢玩的,则是更为有趣的“弹骨骨”。

这个游戏只需要两个人。找一块稍大点的平地,先在地上画一条三四尺长的线,叫“界儿”。然后,在“界儿”的两侧,距其一丈左右各画一个边长一尺左右的正方形。这个正方形的一个边,要与“界儿”平行。然后,在正方形内画两条对角线,将正方形分为四个三角形。这就成了两个孩子各有四个室的“家家”。最后,将两条对角线向“界儿”方向延伸三尺左右。这两条延长线,我们叫其为“眉毛”。至此,准备工作便告全部结束。

玩时,双方各在自己“家家”的四个三角形中放置杏骨骨。离“界儿”最近的那个,放一枚。左右两个,分别放二枚、三枚。最远的一个三角形,放四枚。这些骨骨,就是两人各自的“家当”。最后,仍以“猜拳”的方法决定玩耍顺序。先玩者,取另一枚杏核(悠子),置于“界儿”上,然后用中指或食指指向对方的“家家”弹击。这种弹击,可连弹五次。同时,每弹一次,都有一句相应的口诀要哼唱,分别是“头得浪当当”“二递衙门门”“三嘟枣花”“四片瓦渣渣”“五就成家家”。

最后一次,悠子弹入哪个三角形,即可赢得该三角形内的杏骨骨。若没有弹入三角形,或不到五次就弹入三角形,或其间有一次弹出“眉毛”界外,则没有收获。无论有无收获,都要改由对方来弹。一个游戏,又要画图,又要编口诀,又要定规则,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孩子们的手中,变得无比有趣。

不弱不费的晋祠献殿

甲山

1934年,梁思成在《晋汾古建筑预查记略》中评价晋祠献殿:“献殿的梁架,只是简单的四椽柱上放一层干梁,梁身简单轻巧,不弱不费,故能经久不坏。”“不弱不费”是什么意思?献殿是如何凭一身巧思,成为晋祠三大国宝之一的?

不弱,指建筑结构坚固、结实、不脆弱,承载力强,能长久屹立;不费,指建筑用料节省、不浪费、不冗余,设计精巧高效。晋祠献殿梁架极简,无多余构件,既稳固又省料,是“以最少量材料达最大强度”的古建筑典范。

初见献殿,便懂何为“不弱不费”。它面阔三间,进深三间,高9.75米,坐落在1.4米高的青石台基之上,单檐歇山顶出檐深远,青瓦覆顶,黄绿琉璃剪边点缀其间,既有殿宇的庄重,又有凉亭的轻盈。其木构结构堪称金代典范,采用“彻上明造”设计,梁架完全裸露,无需天花板遮掩,四椽柱上仅置一层平梁,两端用驼峰支撑,省料却异常坚固。

与明清木构相比,献殿少了繁复雕饰,多了几分古朴简约;明清建筑重彩绘,求华丽,梁架厚重、斗拱密集,追求气势恢宏。而献殿以简洁为美,梁身纤细却承重极强,斗拱疏朗,保留着唐宋建筑“侧脚”“升起”的古法,尽显金代工匠的理性与自信,这也是它能超越众多明清献殿,成为国宝的核心原因之一。

支撑这座千年古建的,正是榫卯结构的精髓——五铺座。所谓五铺座,并非单一构件,而是由五组榫卯节

点组合而成的承重体系,是献殿“墙倒屋不塌”的秘密。它以柱为基,梁、枋、斗拱通过榫卯咬合,五组节点相互牵制、彼此支撑,不用一颗铁钉,却能将木构件牢牢固定,这种精巧的组合,既延续了宋代《营造法式》的规范,又融入金代工匠的巧思,成为中国榫卯建筑的活标本。

献殿明间脊部清晰刻有“金大定八年岁次戊子良月创造”的字样,印证着它始建于1168年的金代身份,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献殿之一。明万历二十二年(1594),献殿重修;1955年又依原样用原料翻修,修缮题记清晰可辨,既保留了金代建筑的核心风貌,又延续了古建的生命力,让千年遗珍得以完好留存至今,成为研究金代木构建筑的珍贵实物资料。

献殿是祭祀圣母邑姜的享堂,用于陈列供品,四面无墙,仅在檐墙上设直棂栏杆,通风透气却能阻隔风沙,使殿内温度低于室外,供品得以长久保鲜。

献殿最惊艳的看点,当属殿与亭的完美融合——也就是俗称的“殿与亭的结合”。它打破了传统殿宇的封闭格局,既有殿的庄重规制,又有亭的通透轻盈,四面开敞,飞檐翘角,与周边的鱼沼飞梁、圣母殿相映成趣,形成“殿亭相依、山水相融”的景观,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殿亭结合的古建,这种大胆创新的形制,在古建史上独树一帜,也让它成为晋祠三绝中最具辨识度的建筑之一。

知是人间第几泉,松根草际日蹉跎。崖开石罅千珠迸,并受天光一镜圆。廉让终依鸣犍庙,神灵遥合起龙渊。管涔神剑殊多事,独守清冷不计年。

远望雪根点数星,近寻山脚一泓清。慈流瀑曳千条练,落井风摇九子铃。侧石熊蹲披碧藓,圆波鱼嗅破青萍。何当谢却人间世,漱齿晨翻贝叶经。

——清·杨深秀《烈石寒泉》

杨深秀,山西闻喜人,清末名士,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,无论在朝在野,始终心怀天下。在这两首偶得于太原北郊赏游之际的诗作中,杨深秀将自己对自然的热爱、对人生的思考、对家国的忧思,以及满腔的理想抱负,都倾注于笔端,其文辞精美而晓畅,诗意蕴藉而豪迈,读来令人景仰、追怀。

“烈石寒泉”为“太原古八景”之一,据《阳曲县志》记载,此景“位于今天的尖草坪区上兰村烈石山口,烈石山下有泉,大小正侧不一,汇而为潭,方广数丈,清澈异常,左为窆大夫祠”。

第一首首联“知是人间第几泉,松根草际日蹉跎”是对烈石寒泉的最初印象,描写了丰沛的泉水从山间涌出,在松树下、在芳草间日夜不息汩汩流动的情景,像这样清冽的泉水,在干旱缺水的黄土高原上十分难得,以至于作者觉得它足以可以在天下名泉中排得上号。

颌联“崖开石罅千珠迸,并受天光一镜圆”极为工整,继续描写了泉水从石缝中迸泻而出时如千万颗珍珠撒落的奇景,而由泉水汇聚而成的一汪潭水则在阳光的照耀下似一面圆镜。上句的动态与下句的静态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颈联“廉让终依鸣犍庙,神灵遥合起龙渊”与尾联“管涔神剑殊多事,独守清冷不计年”两句用典故精巧,内涵丰富。廉让是廉泉,让水的并称,喻指风俗醇美之地;鸣犍庙即窆大夫祠。作者由眼前与春秋名士窆大夫祠相伴的泉水联想到廉泉和让水,进而表达了对治世能臣的赞誉。而且他还由这泉水联想到两把因水而生的神剑,一把名为龙渊,另一把名为管涔神剑,它们最后都成为助力皇帝建功立业的利器,在此处,两把剑亦可看作是等待明君起用的贤臣。末尾“独守清冷”一句,似乎又暗合了作者当时未被朝廷重用的处境。

第二首诗的前三联注重对仗平仄,由远及近、由声到形,全方位地写出了烈石寒泉这一景致生动多变的美,它美在与周围的山石、林木和谐共处,美在形态的变化多端。它的千条飞瀑一跃而下,在不绝于耳的清泉水声中,化作一池碧水,滋养了碧藓、青苔,还容纳着一尾尾欢快的游鱼。在这样唯美的描写过后,作者在尾联一句,将诗意更进一层,由赞叹大自然的美,上升到个人情感的抒发——眼前的景致不由得让人萌生弃世归隐之情,试想一下,每日里用清泉漱过齿后,再开始一天悠闲地读书诵经,该是何等惬意的事情啊!

诗意锦绣太原

(66)



扫码看视频



▲五铺座

►献殿明间脊部的刻字(均由作者供图)